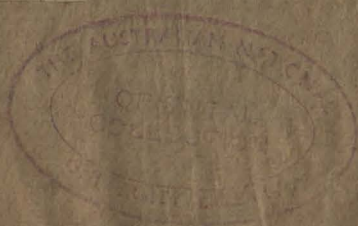


勸戒三錄



170.1
7518

1738.2
3097
V.5

光緒庚辰重鐫

5719

勸戒三錄

勸戒近錄之刻成於癸卯冬季踰年而吳中遂有翻本
板楮益精勸戒續錄之刻成於甲辰秋月近聞嶺西亦
已有翻本不脛而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今春在
京中姚伯昂總憲惠示竹葉亭雜記夏間歸浦城徐樹
人觀察由漳州封寄求福新書一帙黃璧菴刺史又雜
錄西歐近事數十條皆義關勸懲爲前二錄所未載者
喜之不勝因附益以近所聞見重爲詮次呈家大人鑒
裁之甫得成書時知好中又續有錄寄者因亟定爲六
卷如前書之數先付梓人題曰勸戒三錄以見余之撰



此書未有倦心其助余之成此書者亦未有倦心而從此爲四錄爲五錄皆當作如是觀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古人信不我欺也

道光乙巳臘月八日敬叔氏記於浦城之北東園

勸戒三錄目錄

第一卷

桐城張氏陰德

杭州許氏陰德

南昌萬氏陰德

方勤襄公

胡中丞

陳方伯

孫觀察

黃封翁

彭詠莪宗丞述三事

回煞

嗣子起家

四美

江山巨族

某廉訪

某太守

冥中重善節

不孝譴重

枉殺

關帝籤

滿招損

第二卷

漳州城隍

姚伯昂先生述三事

貧女報恩

神廟香火資

晉甯科甲

龍溪令

刑官宿孽

妄念辱身

欠債

勸孝

孝鬼草

宿冤索命

釀金贖女

解砒毒方

負債爲驢

戒戲言

殺尼姑術

救難巧報

鬼畏孝子

醫地

薛二

戒食鼈

鴉片

錢學士

第三卷

會場孽報

愬冤鬼

託生報德

見鬼

仙桃草治傷

殺業果報

汙衾人

食廩餼

孝媳

損人益己

効職冥中

科名前定

生日做功德

雷殛

柳州牧

黑巨川

頭脫

魔餐孽種

貞女奇遇

魂守金

妻崇薄倖
諱不知

滕縣吏

薛二

第四卷

書記爲僧

經懺不如施捨

鬼畏老儒

鬼乞伸冤

輪迴

忍辱解冤

鬼打牆

鬼訐陰私

陰惡墮大報

羅氏雙節

怨鬼託生

財色

孝力

後身應誓

天誅

蝙蝠撞鐘

神批偽宜

鬼知節婦

李三夫婦

牛報恩

爲師惡報

一念解脫

延壽

褻經削祿

金太婆

高僧奪舍

遷葬宜慎

第五卷

文闡犯鬼

陳天簡

楊啓元

踐墳慘報

犯淫

不敬天恩

楊蔡二封君

張封君

劉巡司

不孝罪不在大

淫報

汗辱佛門

雷震賣豚人

不孝極惡

厚發禍

吳元長

惡念喪身

楊宗潮

不敬字迹二事

慢神

李寡婦

劫盜還債

陳茂才

吳天爵

甌甯黃氏

梁藝圃

葉大林

麋報

黃邛泰

葉煥金

灌陽兇案

懷集命案

黃壁菴述六事

第六卷

宿孽

江西某

鬼妻索命

富貴舊家

廖王太夫人

林敬堂述二事

陳霽庭述二事

鬼訛詐

虐婢報

茶司報恩

借軀託生

打銀匠

羅某

火葬

欺凌孤寡

公門陰德

婦女應酬

處州城隍

鬼擄掠

一念之差

劉武生

王四

王喜

悔過

厨役索命

鳥報

犬報

林梅友述三事

敬師

一生不破口

請雷

婢報冤

高恒猷述二事

平陽二事

劉氏陰德

勸戒三錄卷第一

福州梁蔡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桐城張氏陰德

桐城張息畊

元宰

與家大人壬戌同年同登館選家大

人於壬戌秋奉諱歸里故同年中雖覲面多不相知迨

乙丑入京散館始漸款洽而於息畊尤契厚若素交嘗

問息畊君家韋平濟美至今尙簪紱相承其先必有莫

大之隱德息畊曰余家有竹立城君聞之乎余家先代

某翁文端公之祖也嘗於雪夜見盜隱屋脊間憫其凍

以梯掖之下。視之則鄰也。携入書齋。望雲殯以食之。並贈數金遣之去。初不合家人知也。鄰感翁甚。常思所以報。後夫婦以力耕。置田五六畝。一日往田間。見富家子與葬師詣一所。相度良久。曰佳哉。此卿相城也。問有何驗。葬師曰。試挿竹其間。竹越宿則萌矣。鄰聞之。歸述於妻。妻曰。向者急於圖報。張翁今其可矣。鄰問其故。妻曰。如是。如是不亦可乎。鄰諾之。旦赴其地。竹果萌。乃去之。易以枯枝。頃葬師復來。訝其言之不應也。爽然去。鄰以計買之。而歸之翁。翁曰。不可。貪天必厚禍。鄰曰。非公盛

德。不足當此。敦請不已。乃受之。而償其直。後人遂呼此穴爲竹立城云。家大人曰。堪輿之說。不可不信。君亦聞吾鄉安溪李文貞公之事乎。文貞公之父某翁爲某翰林佃戶。翰林延葬師卜地。得一穴。曰。此必出三公也。築將半。有某葬師阻之。不果築。前葬師恚甚。時已薄暮。立辭去。本與李翁素識。遂借宿其家。具以讒告。李敬奉之。乃問君父母歸土乎。李辭以未。曰。然則盍求某翰林棄地葬之乎。我爲君乞之。明日以狀呈某翰林。某翰林正欲徵驗其地。許之。葬師喜。爲誣曰。卜葬事畢。將行。告李

曰三年後我必來覆視也。後李耕倍獲家業漸裕。某翰林異之。召後葬師問故。對曰禍本未成。如於墓旁環以河。禍將立至。某翰林卽鑿河以試其言。河成而文貞公生矣。一日前葬師至。李以鑿河告。曰福萃於茲矣。忽聞內室呱聲。曰君得丈夫子乎。請出視之。方額直隼。葬師曰此一座台星也。恐彼葬師知之。當遠徙毋速禍。乃合族遷居。某翰林知之。命他佃護其墓。文貞公年十二。隨父歸省墓。德某翰林往謝之。翰林驚曰何來此兒。是他日公輔器也。遂留於家。延明師訓之。此亦安溪相公家發祥之故事也。息耕爲之嗟嘆。時座中有江右同年某方以葬事與族鄰爭控不已。聞兩人縱談。乃慨然曰。吾鄉諺云。福地福人來。何爭之有。余本擲散館後。急乞假回家了此事。今不復爾矣。衆叩之。亦莫詳其顛委云。

杭州許氏陰德

錢塘許渚生尙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支屬羣從。必有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樂亭先生爲申韓老手。卽渚生尙書之曾祖也。初就幕於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大

飢臥殣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饑民。遲之數日。摺尚未發。封翁卽襪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然辭館。想爲請帑二十萬之摺。遲疑未發。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卽日拜發。去後。公意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硃批。乃大蒙嘉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尙不敷。加賑二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卽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溝壑矣。不數年。封翁之詰嗣卽領鄉薦。父孫學范。學曾均接踵成進士。迨乃字排行益復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詎知封翁之功德。曾活數十萬生靈之所致哉。戴君槐谷爲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得其實也。

南昌萬氏陰德

家大人官河南監司時。南昌萬氏兄弟如廉山。承紀北。承紫皆本轄廳官。往來最熟。稔聞其家門鼎盛。詢厥由來。則皆其尊人梅臯先生之世澤也。先生名廷蘭。字梅臯。乾隆壬申鄉會聯捷進士。由庶常改知縣。授直隸

懷柔縣調宛平縣。擢通州牧。以東路廳事牽涉罷官。抵罪者甚衆。案獄者日事刑求。衆皆不知所措。先生獨惻然。以一身任之。一年獄成。擬大辟。餘官皆得免。未幾。朝廷亦微知其非罪也。戊子秋。讞蒙恩免。勾丁酉春。鑾馭東巡。過通州。見崇墉屹然。一問此城工何人承辦。大吏以前任州牧萬廷蘭對。遽蒙恩改緩決。壬寅年忽奉

特旨出獄。計繫保陽獄者十六年矣。時同案各官皆已旋里。各出厚資來助歸計者。不約而同。先生悉笑卻之。

歸里後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至嘉慶丁卯壽終。享年

八十有九。梁山舟先生爲集元遺山詩句作輓聯云。千

丈氣豪天也妒。一生詩在事堪傳。有計樹園詩存行世。

今先生之幼子

承絳

以道光甲辰進士。官山西知縣。先

生之孫

啓明

以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御史。

啓封

以嘉慶

癸酉副舉人。官浙江知縣。曾孫

立錦

又中道光庚子舉

人。目下孫曾不下百餘人。嗚呼盛矣。

方勤襄公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

康安

來平之。隨帶軍機

章京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一爲范叔度。鑒節相倚之

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鞫。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

番山中搜出逆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寘之法。姑付方訊

錄供詞。方逐名細加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

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

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

敷歷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謚勤襄。家大人曰。葆巖兩世

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積厚流光。嘗以片言。釋保定

瘋民犯。蹕之案。最著人口。事詳前錄又聞姚姬傳述公五

十外。尙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

兄送之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友兄所。見詩冊有相

知名。問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

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資嫁之。時公

年六十一矣。是年室中吳太夫人。卽生葆巖。今復爲尙

書總督。繼公後。嗚呼。此恪敏公之隱德。人鮮知者。聞勤

襄公嘗言家門鼎盛。乃皆不由翰林出身爲憾。今公子

傳穆。已由詞林出守。洊擢監司矣。

胡中丞

鄱陽胡果泉

克家

先生爲家大人乙卯會試薦卷師。相

待極好。初擬揀發吾閩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還鄉省親之樂也。旋放廣東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課。不必出京。在刑部以仁恕爲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恩之曰。夜起尙早。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曰。去來不悞。因命駕輿。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馳而去。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畢。階下跪一人。兩髻潰爛。上坐者

曰。此人當暑應緩杖。控言未緩而決。因傷潰死。是否。胡答以杖罪係某照例審斷。決則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檢查冊子。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當緩決。誤入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堂官所改。于是上坐者乃命設坐。好語勉慰之。既出。仍登車而回。路遇舊吏某。乃數日前死者。輿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殯不能歸。書室字紙簞亂紙堆中。有銀三十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銀三百兩。以相好。故無券無利。今將不還。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憶遽擲悞矣。吏曰。有

人已爲奏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自至吏家。向紙箋檢之。果得銀三十兩。更召某吏至。語以故。某吏大驚。不數日。即將前項籌還。其冥固不可欺。非先生之仁心爲質。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數歷開府院中。每爲人述前事如此。

陳方伯

江西德化陳東浦方伯。奉茲初以進士爲四川知縣。當金川作亂。大兵過境。上憲多委以苦差。公主礫局。及修葺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瀕危者屢矣。同僚亦不

之恤。上憲更不垂憐也。有三雜土司者。地當進攻金川之孔道。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疑且伐之。閉門相拒。將校大譁。謂三雜畔矣。官先攻破之。公疾行告將軍曰。三雜非畔。未知國家意耳。請以單騎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數語間。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後得詔。加封賢順。卓爾碼謂惟公能活我。又予我以榮也。至今鑄像事之。公在蜀中二十七年。至是以軍功游擢至江蘇布政使。

孫觀察

孫伯淵先生

星衍

耿介自持。不隨流俗。以一甲進士授

編修。時和珅當國。一時英俊多屈收門下。公硜硜自守。獨不相往來。和銜之。公散館。試屬志賦。用史記窮鰥如畏語。和指爲別字。抑置二等。以部員改用。故事。一甲進士散部。或奏請留館。時和方掌院事。欲公至面商。公平不往。曰。吾甯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又由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吾閩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但往一見。即可仿辦。公曰。主事終擢員外。何必汲汲求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

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時領部務。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刮目相待。派入總辦秋審處。同人皆目君爲書獃。不相浹洽。惟同年張鞠園

祥雲

素與公

以古學相切劘。既同官相得。而議獄多齟齬。鞠園主精明。公主仁恕。往往依古義以求平。多所全活。爲長貳所愛敬。久之。同人亦漸無後言。是年伊墨卿先生新入部。其尊人雲林光祿飭之曰。治獄最難。吾願汝法伯淵可耳。公自改官後。僅六年。卽由京察出。爲宛沂曹道。權臬事。七越月。平反至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案。亦

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豈能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解組後。僑寓白門。專以掄揚後進爲事。座客恒滿。人目爲陳太邱。嘗與人論一前輩云。彼之不愛才。畢竟自家才識有限耳。時服爲名言。近相傳其身後主管栖霞山。聰明正直。宜其爲神。可以理信之矣。

黃封翁

嘉善黃南薰封翁。

凱鈞

霽青太守之父也。少攻帖括。甫

冠而孤。度不能自存。乃棄去課治農畝。今友漁齋詩集有詠農器詩十餘首。每首一器。並詳爲之注。使不耕而

食者讀之。可以知農功辛苦。稼穡艱難焉。嘉慶甲子。浙西大水。禾稼淹沒。米價驟騰。縣官行平糶政。衆多避匿。翁獨以身倡。大暑烈日。持蓋步行。按戶之上下。罔有漏失。所全活甚多。嘗以屋旁隙地。假人。後久假不歸。且反脅焉。翁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先已賃人爲店。翁慮其他徙失利。垂立券而毀之。讓爲店者。其好行其德如此。未幾。霽青入翰林。掌文枋。歷郡守。里人以爲封翁仁厚之報云。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彭詠莪宗丞云。吳中鄉飲大賓彭惕齋諱正乾者。芝庭
尚書之封翁也。嘗因造屋。聞有礙東鄰風水。命匠人斷
柱木各短三尺。其屋甚卑。不稱巨室。里中人稱其盛德。
後膺一品封。夫婦皆躋上壽。閱數十年。而東鄰之屋盡
入於彭。爲其子孫所分居矣。又云。吳中朱廣文應潮
之父名宏基者。居楓橋貿易。嘗有偷兒入其室。視之則
鄰舍某也。其人懼執。跪而求免。朱出白金十兩給之。曰。
持此自覓生計。毋再作賊也。其人竟改惡從善。朱亦終
不言其姓名。後應潮於乾隆乙卯試順天鄉闈。房官已

擲其卷矣。恍惚夢一人云。請再看。房官覺勉強覆看。仍
不愜意。擲卷就寢。忽有人推其牀曰。起起再看。卽驚醒。
隨取卷加圈。次日呈薦主司。卽取中。後官桐城教諭。

回煞

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云。凡人死後。有回煞之說。北
方謂之出殃。聞友人常雲麾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
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
于尋常。必爲大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崇。唯有某鴉
番鳥克神。卽看街兵之稱。胆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

恐。至日奔訪某鴉番烏克神。邀之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質其胆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鷄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曰悞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

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四望無人。卽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炮盡而鷄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生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後詢知此生素恨某

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夫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苦。冥中自不能恕之。其爲火所斃。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爲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可疑矣。

嗣子起家

卓海帆閣老云。聞吳中某封翁者。五歲時爲伯父嗣。後嗣父寵婢。連生五子。遂憎厭封翁。庶出子居長者更狡險。娶妻某氏。尤極克悍陰毒。日事讒構。封翁事事掣肘。隱忍順受者數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時諸弟俱擁厚貲。

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漸落。封翁素節儉。生平不妄用一錢。嗣父沒後。諸弟益肆淫蕩。禁之不止。遂覓屋異居。後諸弟與人構訟累年。已耗其家貲之半。長者夫婦俱暴卒。子四人。連天其三。其餘亦死喪疊見。生計蕭然。而封翁兩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婦齊眉。孫曾林立。知其事者咸嘖嘖於天道之不爽也。

四美

卓閣老又云。道光乙酉冬。余在京聞江南鄉試。二場有題詩卷面者。係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薄采慈姑吟怨句。

漫煎益母治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啼痕好護持。
未書寒九王復題。蓋坐寒字九號也。是科闈中有兩王
復。一安徽人。一江蘇人。後乙未歲。余以閣學典江南試。
得一卷。已定前列。因詩結聯用四美兩字。嫌其不甚莊
重。遂斥之。及拆彌封。閱其名。乃王復也。

江山巨族

江山縣紳戶。近日以王家爲最盛。相傳其先人某。居貧。
門外只有茅房一間。爲其祖業。一日早起。打掃茅屋。見
有小包裹一個。檢視之內。有五十金。知爲過客所遺。堅

坐門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蹌號哭而來。詰其故。則卽遺
金者。自述金係假貸而來。緣其戚爲人誣扳入獄。擬以
此金分賂守者。始得釋。今不得金。則某戚行將斃獄。其
妻與子。皆無以自存。我無以對某戚。又何敢獨活。此金
實關係四命。故如此倉惶耳。語畢復哭。某卽出前物還
之。其人詳詢姓名。拜謝而去。逾年某葬親。屆期扶柩而
行。距穴地僅半里許。適大雷雨水暴漲。柩不得前。卽安
於中途隙地。而雨愈暴。水愈大。走視墳穴。已被水衝
破。不堪葬。不得已。卽就隙地累土成墳。逾年其家驟起

入泮宮登鄉薦者接踵而來。僉以爲某還金之報。今已成城中巨族矣。

某廉訪

楚南按察使某浙人也。以善理苗功。由同知擢至廉訪。加二品銜。並戴花翎。駸駸開府矣。明白有才幹。省中事聽其主持。會糧道出缺。有候補道某應補。撫軍與廉訪商。不之與。某道飲恨。廉訪平苗時。有苗田若干頃。名爲充兵餉。實則廉訪主之。每年至苗地一次。號稱巡查。其實收租而已。某道知之詳。常向人言。欲發之。廉訪大

恐。思先陷之。某道前曾署岳常澧道。鞫小錢一案。有苞苴。廉訪欲實之。而無左證。乃使人以賄誘錢主之婦。得其實。飛章劾之。得

旨褫某道職。嚴訊廉訪主其事。某道初上公堂。猶以廉訪有同僚誼。痛哭訴求。廉訪大怒。以爲咆哮公堂。令加刑具。及送之獄。又對某道惋惜嗟嘆。如舊寅好。被以已之禍。坐以已之肩輿而出。蓋慮人議其加刑具而故掩飾之也。及某道入獄。則復令獄吏嚴禁。不與人通。若繫大盜者。獄成以賊私律論絞。無何廉訪人。覲旋楚。宿

汝州旅店入座。命僕送茶二甌。其僕怪之。旋聞室內誥辨聲。乃主人與某道辨論。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及返署。甫入室。驚曰。某道臺胡爲乎來哉。旋見某道擊其背。疽發而死。廉訪奸險極矣。死有餘辜。然某道之輕言招禍。亦足戒也。

某太守

道光間有某太守。以刑名起家。初以同知分發來閩。洊擢太守。小有才。爲制府所倚任。雖補有本缺。實經年在省審案也。而招搖恐嚇。聲勢甚張。省中官無不側目者。

臺灣戕官一案。制府命隨往。獲犯百六十餘人。制府初欲分別辦理。某曰。臺灣民情浮動。此案犯若不死。恐難安靜。且係大人所核之案。將來此輩有事。恐大人亦難辭咎也。於是盡斬之。及內渡。甫登舟。某見鬼無數。攀其舟。舟將覆。急登制府舟。乃免。時史望之大司寇督閩學。深惡之。絕不假以詞色。及賀耦耕先生奉命爲閩藩。亦熟聞某之名。賀履任後。某請私謁。乃不禮之。某怒甚。歸擲其帽曰。不官矣。是日首府因某未入署審案。遣人要之。某辭以疾。其徒有以軍功候補通判某及候補縣

丞某同往視之。某見某通判曰：臺灣之案，後三四十人皆汝等定讞。今皆到我處廝鬧，室幾不能容矣。二人疑其病狂也。無語而退。次晨探之死矣。是案固盡當置法，而制府有分別一念，未始不可於死中求生。因某一言，皆爲無頭之鬼，其恨之也宜哉。按乙未年，賀耦耕先生與家大人同被召復出，賀先到京，卽授閩藩家大人北上，於天津舟次相遇。賀詳詢閩省吏治，且曰：我素知福建有兩郡丞，一時派一齷齪時派，指陸萊臧齷齪，則捐某也。然則賀之精明洞察，某卽不死，其何以自容。

哉。又按此條余聞於福相，同時諸當事，嗣閱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所載略同，是非之公，知不能關眾口也。

冥中重苦節

呂農部某，道光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有袁大尹俊爲其鄉試同年。春闈前，袁之兄夢一老人，知其爲祖也。有客來訪，坐謂其祖曰：有事相商，肯乎？祖問何事，客曰：肯而後言。祖曰：必肯。客曰：令孫今科會試當中，然只得一缺，當中者二人，有呂某兩代苦節，請讓之。其兄聞言，急詢

客之姓名。欲毆之。客以湯某對。其兄亦久知敦甫尚書名。卽不敢毆。祖送客去。其太夫人素奉神夢。在神前上香。爲子求功名。香將上。旁有一少年擊墮之。而醒。榜發。聞呂某中若干名。母問呂年歲。方二十餘。憬然曰。夢中擊墮我香者。卽此人也。及謁房師。告曰。汝卷已爲虜總裁棄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豈有緣耶。袁以已丑成進士。果後一科。冥中之重守節如此。但呂母孀居時。年近三十歲。推其祖歿時。年方四十餘。朝廷例不與旌者。冥中卽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之可貴也。

不孝譴重

竹葉亭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爲太守。分發廣東。貸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人司閭。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受寒。以已衣衣之。羣謂主人之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雞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繼而蘇。乃言某之墮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或謂洪尙未死。其罰似重。比聞卓夫婦皆不孝。卓舊爲

佐領有母在堂。先于本旗冊檔將已名改竄于伯之夫妻俱歿名下。爲異日之無喪地也。將行向一戚博貸云。爲留其母日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與其母而去。始知天譴蓋爲此不爲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甲之財。必致乙死之心。蘇而復死。亦誅心之罰也。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間。時余隨侍家大人蘇州藩署。初傳聞至蘇。衆皆莫測其故。以爲未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罰。卽負財害命一節。何以夫婦並受其殃。及高郵牧至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僕婢之口。乃羣喟然曰。

此人之死晚矣。高郵牧之來。爲鳩賄資。故得悉其詳。

枉殺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之次日。有士子發狂疾。監試蔣觀察。令供給所李照磨。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日。夢一京兆人。披髮浴血。言爲其父枉殺。報在子孫。黜其科名。不許應試。今甫脫稿。此鬼卽來作祟。言次跳躍叫號。無所不至。適顧見海甯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作令直隸。該生學業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清爽。求復入號。李照

磨引至至公堂。爲朱倅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蔣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示其卷。已書廢卷。墨跡猶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調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爲民牧者可不慎哉。

關帝籤

有關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臥牀褥。一日忽夢關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詰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腳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盡控縣追之。於

是呈縣理前欠。縣爲嚴拘追付。既上公車。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門關廟求籤。籤云。我曾許汝事和諧。誰料修爲汝自乖。等語。大抵神無誑語。所以應中而不中者。卽是強追許免之銀。爲傷天理而結人怨也。

滿招損

姚伯昂先生曰。王春亭刺史。照言某科山西副考官差旋時。本省官出郭送行。向例州縣官送主司。去肩輿前及丈。公揖。主司駐輿出闌。眾官趨進辭之。復入輿而行。眾官仍前數武。公揖。是時眾官拜揖。某副考但在輿中。

欠伸而已。有金明府者。副考同年也。愠甚。俟肩輿去遠。令人飛奔及之。聲稱某縣請少駐。有稟某副考不獲已。降輿。金明府俟其出輿。乃言向所囑磨勘卷子已訖。餘無他言。副考知其戲也。慙而去。滿招損。古人誠之。家大人言。掌教浦城日。有新任某學政入境。時東萊周賡廷邑侯。虎拜出郭候迎。某學政但於輿中一拱。並不降輿。周大怒。至候館。不置謁。聲言夫馬當照兵部勘牌例。給不能多發一名。學政委巡捕官再三謝過。竟不歡而去。又有新班援例。某巡道入境。所屬郡守。爲李松雲先

牛。堯棟

於道左候接。亦不降輿。先生大怒。以事銷其門。

丁不釋。某巡道不久卽引疾歸。又言昔年官河上。曰有

入

觀某將軍舟過淮安。時漕帥爲魏愛軒先生。

元煜

入舟相見。辭出時。將軍只送至艙門口。卽退。魏登岸。至

輿前回顧。旁無主人。始爽然若失。卽日至袁浦。爲孫寄

圃節相述之。節相笑曰。此自君不老氣耳。我當有以處

之。翼日。將軍至袁浦。節相入舟相見。辭出。直沿跳板登

岸。至輿前回顧。不見將軍。立命武巡捕至舟曰。我適有

要語忘卻交代。請將軍登岸一言。及某將軍至輿前。則

曰。並無他語。但於禮君宜送我至此也。遽登輿。去將軍亦嗒然而退。此皆所謂侮人者。人恒侮之也。

勸戒三錄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漳州城隍

福州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卽李許齋方伯。賡云威靈甚

顯。戴昆禾太守。嘉穀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

人。相處數年。極稱相得。及戴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

戴頗愠。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爺帮我數年甚好。我

待之亦不錯。我今調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

爲放心。乃竟不肯同去。殊爲可惱。有一家人徐答曰。沈

師爺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賍枉法數事對。戴密訪不誣。及啟行日。戴潛于書房。書一疏自咎。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尚未移寓也。晡時卽病。其家以爲虛弱所致。前高麗參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某至甫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治。醫之若效。爾卽不利。某惶然熟視不見。某知其不可治。入診之。不爲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參飲之。至外室見三人。一頎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紙爲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沈已卒。始恍然所見三人卽閻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須臾如此。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歿。是日適有摺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敘病之顛末。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乩問焉。少頃乩動。則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

曾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之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敘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賬者。有索賬者。余因憶前有姝五歲痘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尚負八千文。未曾償清。我卽去耶。先贈光祿公。遣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鏹。是宜速去。何茹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卽死。然則還賬索賬之說不爽也。又曰。河南彰德營叅將。忘其名。得奇疾。

醫不知爲何病。曰。惟自語詬訾。若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跡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參戎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參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卽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冥鏹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鏹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衆摺爲鏹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尚短平若干。穆請再

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卽以酬勞。道謝而去。叅戎病亦愈。然則冥鏹其可抵直銀乎。

貧女報恩

凡人烟輻輳之區。遇吉日。嫁娶恒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雨甚至。異者各以綵輿置郵亭中。四散爲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慟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卽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爲之惻然。

俗於嫁娘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袖藏荷囊二各藏金錠一。約重二十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爲贈。持此謀餽粥。或不致遽凍餒。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輿夫空集兩兩分路去。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俾其夫權子母。逐什一之利。遂臻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慶市田園。然所置產田必兩莊屋必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眾莫解其意之所在。性好施予。一鄉稱善人。顧艱于嗣息。逾十載始生男。視若掌珠。擇乳媼哺之。媼來時。諸婢僕指示屋後。

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卽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慎勿登。違則必不恕也。問何故。眾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媼所哺子漸能行走。忽攀躋欲上。媼阻之。則號跳不得已。從之登入其中。則空洞無物。惟設香案。南向一龕。障以幕。媼揭視久之。不覺失聲哭。眾聞聲告主母爭訊之。媼伏罪言小卽欲登。恐其蹉跌。匆促問不及細思。致于犯。應如何示罰。惟主命問何爲哭。媼又揮涕曰。適見其中所懸荷囊。與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貯金贈一嫁娘。爾

時母家夫家皆極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諸婢喝之止。主問汝嫁爲何時。媼以某年月日對。問是日遇雨否。媼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尋其夫來。媼以爲將遣已也。益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召梨園。若將宴貴客者。并召其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堆簿籍高尺許。媼之夫在外廂。命四僕引入。四婦自室中擁媼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贈金者。乃我賤夫

婦非媼無以有今日。藏皮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頂禮。冀相遇也。財分爲二。不敢專利也。今幸天假之緣。不致負恩沒世。此田產簿二分。願存其一。而以一歸翁媼。並示族人。不得有異說。翁媼慌遽。惟同聲連稱。不敢不敢。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卮。筵開樂作。至二鼓挑燈送歸所居之東院宿。凡几案衾榻。與主居無少異。翁媼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媼初生女。寄養他人。而身出爲傭。至是迎歸。後長成。遂以字其所乳子。兩家世爲婚姻。如朱陳村焉。世或疑翁媼坐享其成。幾于倖獲。不知皆其贈金時惻隱之一念。所感召也。而貧女暴富。卽天圖報心。宜天之陰相之矣。造物豈妄予人以福澤哉。

神廟香火資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銀二萬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新任者至。胡移居館舍。夜有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吝之。瀕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

歸歟。未幾劉松嵐

大觀

觀察河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

夢關帝至。前有紅旂。大書漢壽亭侯。劉俯伏前迎。神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之。劉寤。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丙寅間。解州大旱。劉請于上司。設粥以賑。賑廠卽設于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款耶。劉覺。乃借廟中存銀三千備用。則卽胡州牧所還之原封也。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卽此。劉因修廟作文勒碑記之。夫人不可欺。而況神乎。債不可

負。而况香火資乎。周將軍可謂處置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而於此事辭氣委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之冠帶人。以索欠而負氣相對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晉甯科甲

葉庶常

桂

甘肅晉甯州人。其先德官把總。自以不能讀

書。望子尤切。因子久困場屋。鬱鬱以終。某科鄉試。初八夜。葉夢其父來。責之曰。屢試不第。總由爾不用心之故。某某今已中了。爾特努力。今科亦有望。勉之勉之。語方畢。號軍已喚接題紙矣。葉驚悟。猶惴惴也。然夢中所舉

獲雋之兩人。絕不記其名。榜發。晉甯獲第者三人。而葉與焉。其二人爲劉伯鷗。王汝舟。夢中所舉。蓋卽是人。晉甯自國朝以來。無一科中三人者。此爲權輿。故其先德欣喜之。而因勉之也。王午春葉成進士。出毛春門禮部。鼎亨門下。授庶吉士。曰。毛夢一人前致辭曰。葉某。我之子也。荷蒙成全。特來拜謝。毛以語葉。且爲述夢中人風采舉動。一一肖其生前。平生結念。一旦得遂。至不遠數千里。猶致感焉。然則孝子慈孫。有顯揚之願者。當何如奮勉哉。然則彼孫山之外。冥冥之中。不勝流涕欷歔者。又不知凡幾矣。

龍溪令

龍溪。漳之首邑也。俗悍喜鬪。故多命案。婺源程某宰是邑。延李森圖司刑席。時鍾雲亭制軍詳總督閩浙。嗾各屬鞫案。因循多以緝兇爲辭。不肯結案。因下令州縣。結案不得遲延。不得藉口緝兇。程急欲見長於上官。有一案正兇不實。程卽欲定案。李致說帖于程。言非真兇。不可定讞。程答曰。亦知非真。奈上憲督責嚴。不得不爾。李復曰。君九案已結其八。此案少緩。未爲遲也。程對以有

寃我當之。與君無與。因定讞上之。程旋以事去宮。李解館。因疏於城隍。以自白。是夜程夢至冥司對案。俯首認罪。程宦囊豐富。多營運於蘇州。因挈眷至蘇。未幾病作。自刎而死。本籍所管田園宮室。不得一日安享也。論者曰。李食程俸。知囚之寃爭之不從。而不能去。亦不得爲無過云。

刑官夙孽

竹葉亭雜記云。刑部一老皁隸。夢至一處。宮殿巍峩。上座若東嶽廟之塑像者。階下列鬼無數。少頃。引一人至。

問答有詞。但聽不了了耳。上座者怒曰。罪當絞。隸細視之。則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張某也。俄又引一人至。問答如前。上座者曰。當斬。隸細視之。則又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吳某也。俄又引一人至。體貌甚偉。上座者怒似稍霽。令去兩目。隸審視之。則本部尙書長牧菴相國麟也。隸股票而醒。無何張出爲觀察。一日有紅衣兩女子爲宗。百計治之。不去。觀察避於太夫人室。鬼不敢入。太夫人者。節婦也。後伺太夫人寢。突入拉殺之。與後知某府。頸生瘡。世所謂斷頭瘡也。以是卒。長相國後以失明止理。

刑者可不慎乎哉。家大人曰。長牧菴閣老。爲先叔父太常公乙未同年。似不失爲正人君子。乾隆間。公巡撫山東時。每歲某關有解撫署公費若干金。公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亭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必仍舊貫。是令司關者倍出之矣。不聽。後果如公子言。公亦稍悔。所見之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則所爲深得大體。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回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回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

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恒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三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才莫薩者。于正供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卽將此錢作爲正賦。公具奏以爲旣非賦課舊有。卽應革去。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興阿議增貢金四十兩。公以爲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齒日繁。則生計亦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卽爲裁去。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回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台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

錢十文。折價存庫。公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一切免之。凡此皆深得治邊之體。似此廉明通達。其在刑部。必不致過有枉縱可知也。

妄念辱身

懷亦亭雲庵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有狐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祝。冀仙之一遇也。一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即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僮隨之行。三折至

一小穿堂。長榻瑩然。令僮先解衣而臥。美人襦甫脫。則偉然皓首龐眉一老丈夫也。按其髻而刺之。力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股下茸茸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夫已不見矣。委頓出園。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穀道旁有白毛。周圍一叢。嘗以示人。亦不自諱。是可爲有妄念者戒也。

欠債

李進士貢南。光州人。未第時得狂疾。既愈。輒能役鬼。往往先事預言。無不奇中。人有寄之書者。書未至已能道

其書中語。然皆託之夢也。授讀于固始。曾舍人資見家。固始有吳秀才圖南者。貧而死。遺妻及弱子。幾不能自存。其妻茹苦守志。族中人皆憫之。舍人有族弟某者。與李善與吳秀才亦爲莫逆交。恒以其家貧爲念。一日問李曰。知君能役鬼。我欲致書與吳圖南可乎。李曰。曾密封一函與之。李乃硃書李翼二字於封面之右。其左書仰值日功曹查送。取火於書室院中焚之。及晚李忽爲作復書。敘答甚詳。觀者意李託之鬼也。李言乃吳浼其作答。然李固未見前書。而所答不差。書中念其妻之

貧甚耿耿。謝曾之垂念。又甚殷殷。書末將其生前戚友中所負之錢某某二千。某某二千。一一開列。屬其妻索得之。卽可存活。計錢九十七千餘文。曾以其書示吳之妻。妻初不信。姑持書示負者家。皆悚然歸之。果如其數。其家遂賴以存。此事曾舍人親爲人言之。足見債不可負。陰間所存記。一一不差。惟李名貢南。而書面所書。乃爲李翼。豈陰陽有二名耶。

勸孝

杭州有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爲檢

籍蹙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諺云。解鈴還要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懺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卽向父母備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故。喪葬如禮。後年逾七十壽終。想緣孝順挽回也。

孝鬼草

姚舜賓無錫人。心誠篤實。鄉里曰爲長者。家甚貧而孝。

母年七十。訓句誦以養。極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旣散。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饑。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贍其母焉。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經所謂不匱也。

宿冤索命

蘇州史家巷蔣孝廉。

東吉

有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

忽置酒與壻把盞曰吾宿冤已到勢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爲別此後幸勿相念掩袂大慟蔣生撫背勸慰無何氏忽豎眉瞋目大呼曰汝記萬曆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影光書樓乎手自批頰又以剪刀遍刺其體音口似山東人一家環跪哀求卒不解中街路吉祥庵有僧名蓮臺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踰階曰禿奴可憐且去且去及僧出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住和尚耶僧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稽愈久恨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爲也僧辭去徐氏卽翦耳刺手搯身無完膚而死

醵金贖女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鑑以進士需次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者日以肩輿擡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貢生某兄亦孝廉爲之心惻乃醵金以贖認爲義女先後擇士人嫁之此事在道光庚寅年再踰年而也秋之子達泉源卽領壬辰鄉薦丙申成進士出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解砒毒方

歛醫蔣紫垣

有秘方解砒毒立驗然必邀取重資不滿

所欲坐視其死一日行醫獻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就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遍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因並誌之以傳世云

負債爲驢

吳人薛端書

楷

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闌上遇一

皁隸繫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鞭楚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儈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逋逃時猶在狹斜淫樂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塲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押之往生又累吾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尙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矣

戒戲言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爲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尋事吵鬧。因此不睦。而其妻亦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卽投繯殞命。同塾聞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爲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歲秋。闈歐陽生赴科應試。入闈。係某字第一號。因號外嘈雜。與

第八號之某翁調換。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卽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塞簾而入。訝曰。何號是而人非也。疑訝間。旋即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耶。何不告我。我當爲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向訴。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之死固冤。令其超薦。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爲人無信。翁曰。我當爲汝謀之。留女少待。翁卽往告歐陽生曰。某生之妻某氏來

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驚。暗不能語。翁因爲慰解。告以今科必雋。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爲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卽垂淚。襖衽謝曰。只是便宜了此人而已。後生出場。卽爲作道場。及榜發。果中式。是科首題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歐陽生錯寫夫子聖矣乎。磨勘罰停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殺尼姑術

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術。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術中

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如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沉之河。時尙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瞥覩黑而鬚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強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鞠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術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關聖廟。黑鬚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截淫

究俾無漏網亦足見神威之顯赫矣

救難巧報

山陰陳某逸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之西興驛忽聞街市火起登岸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蹲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擲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使宿其舟之頭艙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掖之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姓名衣亦未還陳卽渡江去及入場題紙旣下文思甚澀一字俱無正窘迫間聞隣號呻吟聲窺

之見一生病甚篤謂陳曰余病矣文成而不能寫惟交白卷求出場而已子其爲我點檢考具感且不朽陳爲之料量畢生問君文如何陳告以故生曰余文已無用感君之義卽贈君陳旣受文遂扶生出歸號全錄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陳以大挑分發安徽晤一候補令似會相識諦視之卽向日之抱病某生也各敘往事乃知某卽蕭山人是年出場後病旋愈次科亦獲雋昨甫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簷下有曬衣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屢顧某疑而問之

陳言其始末。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卽內子也。遭回祿時。尙未嫁。及歸余。笥中見此衣。內子爲余言。昔遭火厄。幸遇一士子。擲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名姓。衣亦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將以報也。蓋君之遇我。我之贈君。悉君之陰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以報之。非偶然矣。語畢。呼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鬼畏孝子

吳中屠者劉四有胆。中年積資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

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諸惡少飲博。惡噓無所不爲。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釀酒食以啖。劉四欣然獨往。衆恐劉爲鬼困。率伏戶外以護。霧色蒼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方共惴惴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連花落。前往推戶。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孝子在內。我輩只可露宿。杯酒尙未溫。子速歸休。唧唧數聲而去。衆更駭。牽衣銜返。羣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溷者滿頭。徧插木樨花而去。

醫地

人生邀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遽信之。而不疑青鳥之說。自不可廢。然一爲所動。則必終爲所愚。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爲醫地之說。此亘古奇談。而竟有信之者。嘗爲武清一會。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竈下。去其屋則得吉穴。某令遂別購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竈。趙又熟視曰。此地惜爲竈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

藥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遙見此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潛施火藥于地。外陰令人往約。以某夜遠見有籠燭前行者。卽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同往。久之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起。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趙售其參桂。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

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于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薛二

蔣伯生大尹

因培

云山東試用薛大尹

定雲

無錫人

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

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述現爲試用知縣上坐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卒乃跪以對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出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炳尙未冷而兩頤遽腫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

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察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受冥罰矣

戒食鰲

新建漁人獲一鰲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放漁蠶而狼曰猶是鰲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則鰲羣無數繞舟浮游眾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鬥前獲巨鰲之漁斃焉而鰲羣散矣噫鰲而有文非凡介矣顧不能避豫且之醢豈智有所昧哉老杜義鶻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爲妄殺者戒甚矣怨毒之所歸也此嘉慶己卯冬事

鴉片

朱某言仕宦場中多嗜鴉片煙者或云疲於案牘食之振起精神則爲花柳場中游蕩之助若花柳場中男子婦人亦有食者朱嘗于蘇州宴會間問一老妓言食此之弊甚詳言男子初食此烟房事可以鏖戰數倍婦人食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男子之勢傷曰緝漸至于盡不但不能戰并戰具而無之婦人食此久精血過傷以

合房事爲苦事。則苦況尤不可言狀。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戒耳。

錢學士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眾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同年宮辛楣洗馬。閒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無慮也。考得着卽妙。後宮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燼餘。外簽有某時封三字。宮卽以其時沒也。大考擢官後。又有聞其入冥者。

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憑其冊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有昧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卽勾耳。閱冊時。有吏在旁。指冊中二人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冊者。因獻以冊。其人閱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耳。卽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辨此勾由。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交。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

勸戒三錄卷二

卽歸道山矣。程曰：疑更有弊。獨有兩人，殊不知卽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別歟！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勸戒三錄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會場孽報

吳中某生，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薦，才貌兼擅，羣相慕悅。爲某富室贅壻，與其次壻同館肄業。次壻年十五，手姿韶秀，宛如璧人。某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慍。以父母推重之，輒復隱忍。某生以爲可誘，一夜乘其醉臥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雉髮爲僧，家中人尋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圓寂寺中。後父母知其故，自惜

顏面亦寢其事。某生於會試場中。忽見連襟壻。如同館時。大喜。言忘其死。復謔之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之。曾未畢三場。緣早歲登科。年方強仕。已截取知縣。比報到。忽癲癇而死。

愬冤鬼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首官。豪以金賂件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訴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按之。反覆相驗。亦無證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已三下。從者盡鼾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率律。壁

角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所請。公心悚口噤。凝神諦視。隱似日間所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稽首而滅燭。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作。復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哉。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耳孔。件作卽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姦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遂撈掠之。盡得其前後姦狀。寘之法。

託生報德

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

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

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

鳴咽鏡簌。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

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呵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

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厮養。

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

身異路。遭媒僮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

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母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

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壻。女再拜。

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畱不意。今。

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

明年。夫人舉一子。臨蓐時。公坐堂上。驀見二隸導一官。

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覘其面貌。女。

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壻俱顯。

貴。義女壻後亦得官。貤贈公爲中憲大夫焉。

見鬼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雋秀麗。遇社會觀戲。不覺夜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畱小坐。流目送盼。言某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男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裏滿。似出土中。憶念不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視。突有亂髯黑鬼。批頰詬厲。踉蹌奔歸。鬼亦隨至。以是發狂譫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忽瞑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鞭責鬻賣。今汝還釧。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洒食錢帛謝過。顛顛兩月。竟以不起。諺云。姦近殺。鑽穴踰牆之事。實以性命相博。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仙桃草治傷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毆重傷。奄奄垂斃。漏夜覓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仙桃草。其草四月間在麥田中蔓生。葉綠莖紅。實大如橄欖形。如桃。中有一小蟲者。卽是宜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蟲未生。後期則蟲飛出。趁未坼採之。烘乾

研末藏貯磁器。一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歸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則僅一坵壠。並無茆舍。遂拜祭墳前而返。是鬼憫其孝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倦歟。

殺業果報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惕。譙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莎雞。蠶蛾。輒嗷然啼泣。既而畫圖傳視。好事者指爲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媼者。寡守妾之遺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螳螂。驚瀾而死。媼悵

悵。曰。購螳螂。搥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貯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媼駭異。開籠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冥司以兒好殺蟲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大慟。媼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而已。

汗鱗人

長洲蔣鏡齋。洛茂才。日講性理。侃侃硜硜。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扃閉。雖炎歊鬱蒸。終不啟。有同學彈破其紙。將

窺之。卽赤頰訶斥。年二十餘病死。先是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僱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月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鏡齋每至。衆以其迂。恆鮮問答。有龔落庭者。尤不以鏡齋爲然。恆輕侮之。鏡齋忿懣。期艾。不能吐一詞相報。衆爲之譁然笑解。鏡齋旣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闊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使人盡如此。幽冥當可不設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輩而設。彼對河鄰有少女。終歲閉窗。豈自制其邪萌哉。

安知非其私偶。而吝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惘惘如癡。吳俗人言或遇祟。批其頰。可以甦醒。衆競批之。兩臙紅腫良久始定。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謂我誣其私鄰女。力曳去投質文帝。余再四引咎。幸渠卽釋手。若被曳去。性命休矣。

食廩餼

華亭姜小枚。臯嘗告子曰。吾鄉諸生。有諸雪堂趙漁塘者。皆嗜古力學。齊名龔序問。一日同應科試。雪堂夜夢漁塘操一米舟至雪堂。以爲已米也呼之。漁塘曰。君米

尚在後寤而不解其故。未幾揭曉。招覆者四人。雪堂與焉。翼日黜之。而漁塘補其缺。由是漁堂食餼。雪堂曰。嘻。吾無望作廩生矣。越十餘年。雪堂科試始列前茅。時漁塘以歲貢出廬。雪堂補之。夢兆始一一不虛。食餼之攸闕。定數如此。古人言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允哉。家大人曰。天府之粟。非可倖邀。嘗聞推算子乎。家言八字中有天厨星者。必當食廩餼。驗之皆不爽。余八字中確有天厨星。而未經補廩。即登賢書。詢之推算者。皆不能自伸其說。然余自念入直樞廷。日飽大官之膳。受客食之

頌。其爲天厨星照命。又豈區區廩餼之足云。然則子平家固未見及此。而其說則未可盡非也。

孝媳

紹興山陰縣雙奔地方。有祝姓者。年六十餘。鰥居家。有孀媳孤孫。後孫亦死。只有翁媳二人。媳至孝。多病。翁亦心傷病臥。家無應門人。燈獨無依。媳憂甚。接其妹來家。代爲操作。摒擋墳事。并代爲服侍其翁。妹年僅十六。因姊命。亦甚勤謹。姊日以翁病難愈爲慮。妹云。翁病無妨。精力尙健。將來可望嗣續。姊詰其故。妹云。每以灰桶盛

小便翁似有力直冲桶底。聞之父云。凡年老人小便有力。直冲而不散者。尙能舉子。以故知之。姊聞言甚喜。日盼翁病痊。惟以無力再娶爲慮。因思妹晨夕奉翁。不離左右。何不卽以此妹與翁爲繼室。情願奉妹爲姑。爲祝姓續嗣。但不知妹意如何。私向妹商之。妹亦不甚辭。但云惟姊命是從。姊甚喜。擬俟翁病痊。商之父母再定。嗣翁病愈。妹亦回家。姊卽歸告其父母。父以輩行年歲俱不相稱。甚有難色。姊再三言之。父問妹願否。妹云。惟父命是聽。父見其情願出於真誠。且得姊妹同處。亦卽允許。姊遂回稟其翁。亦欣然樂從。遂邀媒說合。過門成婚。數年連舉三子。皆讀書入泮成名。翁年九十餘卒。至今書香不絕。子孫繁衍。人以爲孝媳感天。得延祝姓一脉也。

損人益己

桐城光孝廉某行五卜葬古塘馬家玉屏庵左。地隣方氏墳地。師曰。此地若葬。大不利于有墳者之家。其家必絕。改卜之便。光曰。但期我吉。何必問人家之絕不絕也。葬之。方氏兩代孀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數月而夭。將死

呼曰。我死終不放光五也。時光在城內。寓其戚李宅。日中出溺。久不返。其僕異而覘之。口喃喃若辨葬地事。駭入室。奔告衆人。趨視。則已仆地氣絕矣。有弟游幕浙江龍泉署。未半年亦亡。此事有戚何氏先慫恿之。一年而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差。至于此極。人其可以徑情直行乎。

效職冥中

竹葉亭雜記云。郭孝廉汪燦。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本姓汪。因加原姓爲郭。汪燦自言未釋褐時。曾效職冥中。

若各館供事者。然其屋軒廠高大。中設長案。多人列坐。又若考棚童生之應試也。所司之冊甚大。皆毛頭紙裝訂。每頁界爲三段。上註其人之生前衣祿。中註其善惡。下註其歸結及年壽。其人若將有不善之念。必有人持小紙來報。卽書于冊。閱日改悔。又來報。卽勾銷之。事之紛煩。日不暇給。所在去一大官署不遠。不知何官何署也。一日見一人跪階下。上坐者判數語。卽命斫其腿。獄卒卽研腿。仍乘以盤。獻於堂上。郭方驚愕間。又見其窗友某。亦跪于階。聞亦有斫腿之命。郭倉皇踰階而前。跪

于堂上叩首泣免。士坐者曰：此冥刑耳。其人在陽世，不過一跌殘傷，不死也。郭堅爲請。上坐者曰：已奉旨，不可違也。郭叩首不已。上坐者乃曰：念汝一念之誠，當恕之。郭問：方言奉旨，不可違，何也？上坐者曰：至誠所感，可爲奉請。當蒙宥也。因命吏取冊示之。吏誤以三品冊進。其冊水紅綾面。郭急俯閱，見其舊友之子列名其中。注曰：十九歲入學。提督學院某。文題詩題某某。二十二歲中式若干名。正考副考房考某某。文題某某。考官只載姓無名耳。上坐者怒吏之悞與也，急取之。郭驚寤。其時此

子方兩歲也。可知科名有定，文題及出于某試官之門，亦由前定。妄想者當知自反矣。郭又言曾經一處，見有宮殿巍然。人稱爲文昌宮。庚午五月某日，聞宮中議論紛然。良久乃散。有同事自宮出，問之曰：更換本榜第三名耳。問其故，曰：查出是兒八歲時，以好弄觸怒其祖，將捶之，奔而逃。其父追及之，按于地，騎其背，俾其祖之捶之也。亟躍而起，致跌其父。郭自外大言曰：八歲無知，避打而推跌其父，亦出無心。無知無心，乃科其罪耶？其人曰：所議正爲此故。但停一科，否已斥去矣。郭在夢中

每有見聞。寤輒挑燈記之。扁於匣內。意欲積久成書。刻以勸世也。後以多言爲冥官所逐。欲刻所記。啟視一無存者。封鎖依然。不知其紙之從何失也。

科名前定

科名有定數。其倖得者。未必盡係乎夤緣。其終失者。儘可相安於義命。嘗聞姚伯昂先生善談因果。且喜爲人述場屋近聞。尤可警世。自言嘉應戊辰奉命典試陝甘時。程小鶴同年家叔爲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

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付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之關定數也。榜發來謁。語畢爽然。又云九江府李孝廉標。多鬚髯。未第時夢中見一榜。大書第十四名李標。欣然以爲得第矣。名下有小字。諦視汪曰無鬚。懷然以爲別一人也。屢試不第。道光辛巳春。夢其先德示之曰。薙去爾鬚。當獲雋矣。久之復夢。李固干思也。而年逾五十。思欲薙之。恐爲人笑。

乃不薙。及秋附舟入省。舟中有售琉黃者。展包檢視。李適任側。烟火落黃中。灼然一燼。李鬚無一莖存者。儼然無鬚之李標也。榜發中式。名次一如夢云。又云。江西辛巳鄉試第一名。吳廷珪。浮梁人。當嘉慶辛酉鄉試。主司極賞其文。拔第一。及將發榜。忽失其卷。徧搜不獲。乃易一人。撤闈後。主司檢行李。于帳頂得一卷。乃初中第二之卷也。懊恨久之。自是試輒不利。越二十年。仍獲解首。冥中有臨場查對善惡之舉。或有過失。罰科耶。又云。吾鄉吳進士廷輝。以困于棘闈。更名泰臨。某年應

試金陵。甫出場。遇吾家袖江先生。先生素善譌。問吳曰。聞君更名。請道何名。吳告之。遽然曰。臨至于八月有凶。君欲第。其將九月入場。乃利耳。鄉試例以八月。其言九月者。謂吳將終不得第也。吳殊惡其言。又久之。仍不第。乃北來。應順天試。值嘉慶辛酉。都中大水。號舍苦于水。乃奏改九月八日入場。吳以是科獲雋。一語之戲。乃適爲讖。豈亦默有所使耶。又云。吾鄉葉孝廉佩珩。道光辛巳獲第後。忽一日。夢有旌旗迎之者。坐肩輿。輿前張大燈。書山西絳州府正堂字。行至一處。官署森嚴。益絳

州府也。遂升座。旁有州同焉。有州判焉。州同不與言。呈案牘而白事者。州判也。葉自念家有老母。無人侍養。何遽至此。州判已知之。白以勿慮。當卽歸。有事暫往來耳。不守此也。葉初視案牘茫然不解。州判略爲具言。輒了。了洞悉。自此六日一莅。去必肩輿。返則退堂卽醒。依然臥所也。惟大汗雨下。頓覺憊甚耳。初時寤必與人言。所判某某事若何。一日莅任。則鐵鎖繫項。坐輿中。升座亦不之釋。自是懼而不敢告人。壬午正月四日莅任。簿書中見有二冊。白冊黑字。黃冊硃字。畫諾後以問判。答曰。

此春榜題名錄耳。悔未之視。及二十六日。復有一冊。請畫押。冊之外簽書曰進士錄。葉欲觀。判遽以兩手掩其冊。曰。本應請查核。然恐天機預露。故不敢請視。葉時已丁憂。因問吾鄉有中者否。判答曰。小恆子中。葉寤以語人。且訝鄉人計偕無名恆者。或謂方孝廉寶慶小名恆。當是方。或謂恆以小稱。蓋有所承而言。余姪婿張子畏寅父字伊恆。子畏乃恆之子。當是張。榜發張獲雋。其言果驗。葉前所見二冊。其白紙者。蓋會試榜。黃紙者。蓋殿試榜也。然則除夕迎天榜。或信有之。豈天榜定。必頒其

冊於各府耶。葉所見之進士錄。據判官云。此乃臨場發各地方查對善惡。爲期已迫。請先畫行。蓋臨場甄別耳。孰謂功名可倖致哉。

又云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甯汪薰亭閣學滋曉。推子平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後汪因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鬪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

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術家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晷。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與。又云。每月御門吉禮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謂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爲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

三品。

上以對品故調之。然以宗丞較大京兆則差二階矣。後有推子平者張雲徵至都。朱之子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頗不利。雖不見風波亦當鑄二級。蓋其命定如此。然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又云朱文正公之爲掌院學士也。

上忽問以衙門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爲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雲對。又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爲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芸潭紹本時爲編

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蒙問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葉姓只一人。

上意朱所奏者卽其人矣。芸潭到閩已過歲試例得留任。在閩凡五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確。余曰此正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生日做功德

無錫有許長生者家稱小康。早年喪偶未續時年六十。

親友勸之曰。凡過生日者。必做一椿功德。方不枉人生一世。許問以所費幾何。親友對以約計三百餘千文。許允諾。卽於生日前數日。將錢如數分寫錢票若干張。先赴貧窮各親友家散送。後卽赴鄉間某佃戶家避生日。並告以散錢做壽。囑其本年不必完租。佃戶歡欣感激。時佃戶有女。年甫十六。麻而黑胖。在旁咨嗟歎息。謂此人將來必有好報。其父以年老鰥居孤獨。焉能再有好處。其女力爭必有善報。其父謂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命。其父卽向許述及婚事。許以年老力辭不

肯。其女情願相從。許心竊異之。允諾訂婚。詎吉迎娶過門後。許連舉五子。有孫三人。年八十時。親友復爲做壽。公送對聯云。花甲初週。無妻無妾。杖朝八十。有子有孫。縣令爲之給扁旌獎。後其妻先許而故。許壽至九十有餘。至今子孫繁衍。門戶隆隆。咸稱爲善人有後云。

雷殛

輿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爲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于車前。將至臨城驛。冒雨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于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于車旁。

張林亦昏撲于數武之外。少頃呼臂痛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褲破裂。左臂割去肉一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趨視則仰天而臥。已剄心而死矣。舉子爲之買棺。復延醫治張林。瘡愈而後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受此重罰。張林之夷於左股。殆亦有隱惡焉。薄乎云爾。雷公未必牽連無辜也。

柳州牧

伯昂先生又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時降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君與焉。柳爲之解衣。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踟蹰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實陰陽有以致之也。按柳後以中書

改就知縣。在廣西頗著循聲。適家大人爲巡撫。奏調宣化縣。並專摺奏薦。以州牧擢用。實嶺西一好官也。

黑巨川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陸陳諸行。巨川性侈。而復色荒。時招青樓至家。命其婦巡酒。婦不勝忿。歸母家。與之絕。未幾黑之田產俱屬他人。未幾行店亦屬他人。獨餘住室。其家人勸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直數百千錢耳。再勿浪費。或尙可終餘年。巨川曰。謹受教。但性嗜食。未能自禁。衆曰。徒食尙可給也。

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餃子店食餃子。其食但取其餡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餘。暴于日中令乾。以米固聚而藏之。無何囤滿。再易一囤。無何巨川之屋盡入于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卽以所暴之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敗家母亦其祖致富。不以其道歟。獨王老拾某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頭脫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守貴州人。鬚多連鬚。人稱之爲某鬚子。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廣州太守。其初任財尚不豐。再任人傳其有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卽見其人。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尋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還鄉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丐其恕罪也。鬼不去。擾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以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于是糜爛及頸。及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倩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針線。乃以猪

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日。旌旂耀日。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縶忽。陰棺墮地。若轆轤疾轉。直及巷口。棺止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大街。尙有一箭之遙。其首忽又若球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冥亦有梟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黃兌楣。安泰親見。爲予言之。猶凜凜畏人也。

魔餐孽種

上天竺有老僧某。嘗入冥。見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公廨。

外皆褌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怪之。竊問一吏。答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爰是人間常多瘟疫水災。及甫產卽殤者。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復食人。卽此曉曉。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沈淪不返。無聞地獄。已無墜處。乃牒十閻羅王。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孽亦

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業鏡有臺。罪歸元惡。其最爲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親。曰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圖牟利。依草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敲髓瀝膏。吞聲泣血。四大部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用以供其湯鼎。亦藉清我泥犁。以自哲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爲差別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鑿割烹炮。卽化爲鳥有業重者。啖餘殘骨。吹以孽風。復還本相。再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剗

剔燔炙無有已時。僧問其官無罪乎。吏曰。故縱者同罪。陷於不知者。則轉生受報。癡獸盲啞。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免此苦。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朱蕉圃曰。此事宏恩寺僧明心嘗先告曉嵐大宗伯。已紀八溟陽銷夏錄。猶謂是警世苦心。聊作寓言。今春登上天竺。與僧良發談前事。將訊其有無。余從一轎夫名啞張三者。在階下竊聽。忽啞啞啞。自

貞女奇遇

指其鼻。復拱手搖擺。作態萬狀。衆爲之歡笑。良發合掌曰。果報現前。不必究其寓言與否也。

林爽文滋擾臺陽時。有鳳山陳氏女。爲賊所掠。逼之。不從。鬻於鎮卒。復堅自守。有軍官義之。時方贖金贖難民。知陳女之貞。羣欲得之。忽其友某贖一童子至。詢之。卽陳之議配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陳之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則陳之姑也。俄有兩老者覓妻。眼蹓至門。卽陳之父。及童子之父也。兩家骨肉。一時團聚。遂爲之合番。辦

裝而歸之。

魂守金

楚人戴香樹三錫從父游幕浙江。父死貧不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韓學未明也。幸歸方伯景照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盧較負。賴居停徇上游面不辭。一日有巨案。經營三日夜。罔措。科罪讞語。晨起將託故歸。收拾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能辦詳各案。悉已就緒。遽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扶醉寢。迨三更酒醒口渴。舉帳驟起。方欲挑燈。突見一老龐眉皓齒。坐於

研北。搦管手批文牘。諦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驚問之。老人避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年矣。因積資千金埋牀下。人無知者。故屍歸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桑梓誼。知誠實忠信。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楚。攜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早眠可也。香樹汗慄拜謝。復安寢。隔帳視燈如燐。及老人不見始明。次日私發牀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計館穀。小有所積。遂並牀下金歸楚。如約送還。

妻崇薄倖

劉研渠廣文。

蔓棣

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

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又輕佻。常作狹邪遊。隕越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舌耕餬口。事母不遑。乃賴針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已得官。爲曲靖經歷。另娶妾生子。車馬衣服麗都。諗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之。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眷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薄倖無良。尙可言哉。抑鬱數日。竟

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柩大恸曰。我踈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堂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啟行後。恒聞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是何娘子。當送一見薄倖。即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于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噫。昔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滕縣吏

喻謫人星者南昌人有從兄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爲城隍案吏往往赴陰辦公卽僵臥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方甦謂之過陰既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供役亦無異其冥事箝口不敢一語緣以過陰誤卯怒其荒怠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作爲言如不符卽將以妖人治之越日聞吏又過陰滕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卻絕家人省躬思過夫人邀請饗殮俱不應迨更餘夫人慮其餓損煮雞子兩枚從櫺眼中親餉不忍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日無善惡事錄報來冥

但絕糧終日代公乞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未敢多求慮公得毋太餓乎此閨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其符合置不究踰年吏忽自備棺衾告兒輩某日當殮卽作過陰狀至期冀其復蘇不敢遽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噫人每自謂深居閉戶而不知冥中如覲晤然一飲一食皆操於神而神目如電如此敢不愼獨知於衾影哉

諱不知

聖人面授賢者之訓亦不過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今人多有強不知以爲知者。並有諱不知以爲知者。強之害重。諱之害輕。其爲害則一也。嘗聞有一南客。不食雞卵。初至北地。早尖下輿入店。呼店伙甚急。其狀似甚飢。開口便問有好菜乎。答曰有木樨肉。北方店中以木樨肉蓋取其有碎黃色也客曰好好。速取來。及獻于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爲人所笑。遂不敢言。又問別有佳者乎。答曰攤黃菜何如。卽南方攤雞子也客曰早言有此。豈不大佳。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陽舉箸復輟。稱言尚飽不欲食。其僕人言前程甚遠。恐路中飢。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因

問有好點心乎。答以窩菓子。南方所謂荷包蛋客曰多持幾枚來。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也。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至委頓。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不知何害。此客必欲諱不知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腹亦何辜哉。

薛二

蔣伯生大尹。因培云山東試用薛大尹。定雲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

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述現爲試用知縣。上坐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前卒跪以對。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出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麵尙未冷。面兩頤遽腫。乞假十

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暴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官其旋受冥罰矣。

170-1
7518

